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十九章·絕學無憂章】		
【不盲從論】：		先論盲從「流俗價值」毫無意義；次論盲從必失去心中主宰；再論不要盲從反要可憐吃喝玩樂者；結論要以吃喝「道」的生命乳源為貴。
第十九章 第一句	絕 ¹ 學 ² 無憂 ³ 。	我們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人，如果能夠「斷除」對「流俗價值」的「盲從盲隨」，我們就能夠沒有「煩惱憂苦」。
第十九章 第二句	「唯！」與「訶 ⁴ ！」	那「流俗價值」所認可而「呼應」的：「好！可以！」以及那「流俗價值」所否定而「斥責」的：「不好！不行！」
第十九章 第三句	其 ⁵ 相去 ⁶ 幾何 ⁷ ？	對於我們這些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人來說，他們那「好！可以！」與「不好！不行！」的事物，都完全不是我們所想要追求的，所以他們那「好！可以！」與「不好！不行！」的「差別」，對我們而言，又能有多少意義呢？

¹ 絕：斷也，斷除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絕，斷也。」

² 學：效也，這裡是指盲從盲隨地效法也。後句說「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」（別人害怕的，自己也不敢不害怕）這就是一種盲從盲隨。後面講的「眾人、鬻人」整天吃喝玩樂，我們都不去盲從盲隨，這就是「絕學」。所以「絕學」的「學」不是指作學問的學，而是指盲從盲隨。父母常告誡小孩說：「不要學壞！」這個「學」也是指盲從盲隨，而不是指作學問的學習。聖師老子要我們「為學日益」，聖師老子自己也飽覽群書，他在《老子道德經》中，不斷要求我們用正確的方法對待知識，以及利用知識，作出於世有益的善行，他是絕對不會要求我們不要作學問，也不要探索知識的。追求知識，再正確對待和利用知識，而不被知識及有知者所危害是對的；不追求知識而讓自己變得愚昧，又因知識不足而整天被有知者騙來騙去，則是大錯特錯的。如果讀《老子道德經》連這個「學」字的是非都分不出來，又還去教導別人，那就會遺害萬年了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學，效也。」

³ 無憂：沒有煩惱憂苦也。整天盲目追著流俗，學些吃喝玩樂，最後就會忽然失控，而招來一大堆意料不到的麻煩和煩惱，所以說「絕學無憂」。別。無，不也，沒有也。憂：愁也，煩惱也。憂包含著「愁、懼、苦、病」種種煩惱。《說文》：「憂，愁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憂，愁也，懼也，苦也，病也。」

⁴ 唯與訶：「好！可以！」和「不好！不行！」也。唯，恭於諾也。恭於諾意思是謙恭地回應別人的話，就是認可對方而覺得同意，或覺得可以也。訶，大言而怒也。表示對於對方的看法很生氣，而覺得不可以也。這裡是講別人用他的流俗價值觀，來評價你說：「好！可以！」或說：「不好！不行！」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差別，因為他們想要給你的價值觀，無論「好！可以！」還是「不好！不行！」，都是毫無意義的。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唯而起。」注：「應辭，恭於諾也。」與：及也，和也。與，及也，和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與，及也。」訶：大言而怒也，引申為「拒斥」。《說文》：「訶，大言而怒也。」

⁵ 其：彼也，它也，它們也。這裡是指唯與訶。

⁶ 相去：相違也，相離也，相差也。去：違也，離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去，人相違也。」段注：「違，離也。」

⁷ 幾何：幾許也，多少也。「幾何？」就是口語的「又能有多少差別呢？」或「又能有多少意義呢？」《詩·小雅·巧言》：「為猶將多，爾居徒幾何。」疏：「汝所與聚居之徒眾，幾何許人也。」

第十九章 第四句	「美！」與「惡 ⁸ ！」	那「流俗價值」所認可而「讚美」的：「很好！很讚！」以及那「流俗價值」所否定而「批評」的：「不好！很遜！」
第十九章 第五句	其相去何若 ⁹ ？	對於我們這些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人來說，他們那「很好」與「不好」的事物，都完全不是我們所想要追求的，所以他們那「很好！很讚！」與「不好！很遜！」的「差別」，對我們而言，又能算得了什麼呢？
第十九章 第六句	人 ¹⁰ 之 ¹¹ 所畏 ¹² ，	有人說，那一般人所「敬畏遵從」的「流俗價值」，以及那些「流俗價值」忽起忽落、動盪不安的「庸俗風潮」，
第十九章 第七句	亦 ¹³ 不可以 ¹⁴ 不畏；	在追隨的過程中，自己「明明知道」會產生無窮的「煩惱憂苦」；但是，自己就因為害怕被說成「不合群、不從眾」，而被一般人「排斥」；因而對那些「流俗價值」，竟然也不能「不敬畏遵從」，而只好盲目跟著別人一起做；
第十九章 第八句	暄 ¹⁵ 呵！其 ¹⁶ 未央 ¹⁷ 哉 ¹⁸ ！	這真是「被無明遮蔽」的人啊！這種人一生都會被「流俗價值」的「庸俗風潮」，牽著四處漂蕩，造成自己「內心」完全沒有「中心主宰」啊！
第十九章 第九句	眾人 ¹⁹ 熙熙 ²⁰ ，	就像「一般人」都「盲目從眾」，總喜歡跟著人群，擠到那「吃喝玩樂」的地方，去「揮

⁸美與惡：「很好！很讚！」和「不好！很遜！」也。這是指別人對你的評價。

⁹何若：何如也。何若就是口語的「又能算得了什麼呢！」

¹⁰人：這裡指「別人」也。

¹¹之：「人之所畏」即「人所畏」也。之，表主格「人」之詞，不必譯。

¹²所畏：所害怕的事也。這裡指害怕自己和別人不同，或者害怕自己跟不上流行風潮。所：指示代詞，下接動詞時，構成名詞性的詞組而指代「人、事、物、地」。畏：懼也，害怕也。《廣雅·釋詁二》：「畏，懼也。」

¹³亦：猶也，尚也，還是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亦，猶『猶』也，尚也。」

¹⁴不可以：不能也，無法也，與「不可」同。

¹⁵暄：天陰塵起也。這裡引申為被無明遮蔽而失去方向。《說文》：「暄，天陰塵起也。」

¹⁶其：彼也，指那些無法不言從盲隨別人的人。

¹⁷未央：不在中央也，表示人失去中心主宰。未，不也。《玉篇》：「未，猶不也。」央：中央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央，中也。」

¹⁸哉：表感嘆。《經傳釋詞·八》：「哉，嘆詞也。」

¹⁹眾人：一般人也。

²⁰熙熙：嬉戲也，嬉淫也，與嬉嬉通。這裡熙熙直指「若饗於太牢，而春登臺。」所以熙熙就是指「吃喝玩樂」而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熙，假借為嬉。」嬉：戲也，放蕩失序也。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嬉，戲也。」《方言·十》：「江沅之間，調戲為嬉，或謂之嬉。」

		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，
第十九章 第十句	若 ²¹ 饗於太牢 ²² ，	整天跟著別人「群聚」在一起，餐餐都是山珍海味，就像是跑到那「天子、諸侯」祭祀的宗廟，拿「牛、羊、豬」三牲，作「供品」一般，「揮霍無度」地，祭祀自己的「五臟廟」。
第十九章 第十一句	而 ²³ 春登臺 ²⁴ 。	又在農人「農忙初耕」的「春日」，丟下自己的工作，整天跟著別人，登上那些「亭臺樓閣」，「遊手好閒」地「群聚」在那裡「放縱玩樂」。
第十九章 第十二句	我 ²⁵ 泊焉 ²⁶ ，未兆 ²⁷ ！	但是，我們這些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人，卻是完全「淡薄」於那「吃喝玩樂」的「揮

姪與淫通。《集韻》：「姪，通作淫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淫，放濫也。」《新書·道術》：「動有文體謂之禮，反禮為濫。」葉按：「濫，溢也，失序而為非也。」

²¹若：如也，似也，像也。

²²饗於太牢：在太牢的祭典上吃牛羊豬三牲供品也。太牢大致是指牛羊豬三牲合起來的祭品，本為天子諸侯的過世祖先享用的供品，聖師老子說那些整天吃喝玩樂的人，像在太牢祭典上享食，是諷刺這些人混吃等死，快要和祖先差不多了，並不只是說他們吃得很好而已。饗，食也。《國語·晉語上》：「將弗克饗。」注：「饗，食也。」於：在也。太牢與大牢同，祭祀時用牛羊豬三牲稱太牢，最早是天子用，後來諸侯也用，其後也有宴客用太牢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天子社稷皆大牢。」《大戴禮記·曾子天圓》：「諸侯之祭，牛，曰太牢。」《莊子·至樂》：「具太牢以為膳。」成玄英·疏：「太牢，牛羊豕也。」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王使者來，為太牢具，舉欲進之。」葉按：「使者來，為太牢具。此太牢為宴客之食物，非祭祀用。」本句「饗於太牢」不是「饗太牢」，「饗於太牢」有一「於」字，表示這裡的太牢是指祭祀的環境狀態，而不是指食物本身。所以「饗於太牢」是指在太牢的祭典上吃牛羊豬三牲供品，不是指宴會上吃牛羊豬三牲。

²³而：且也，又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而，猶且也，又也。」

²⁴春登台：春日登上亭臺樓閣也，意思是在農忙初耕的春日，登上亭臺樓閣玩樂也。這裡特別強調「春」字，因為春天是播種插秧，一年農事的開始，也是最忙碌的時候。所以春登台，表示放下正事不做，而四處遊手好閒。前句「饗於太牢」就是吃喝，本句「春登台」就是玩樂，合起來就是揮霍放縱的「吃喝玩樂」。「若饗於太牢，而春登台」是聖師老子對這些人混吃等死、遊手好閒的叱責，絕不是像某些外道學者妄言，這些人過得很歡喜開心，很愉快熱鬧。所以說「若饗於太牢，而春登台」不是指人應有的正常飲食娛樂，而是指那些揮霍放縱的「吃喝玩樂」。老子神學不是反富裕、反飲食娛樂的神學，老子神學主張富裕樂善主義，老子神學反對貧窮禁欲主義，聖師老子強調要讓民「自富」，又說要：「能有餘，而有以取奉於天(富足盈餘，又能夠特別地從『道、泛生神』那裡，獲取更多額外的賞賜供給)。」這就是富而更富的主張。聖師老子主張人民要能：「甘其食、美其服，樂其俗，安其居」，「甘、美、樂、安」，甘就是人民有美食可以吃，美就是人民有漂亮衣服可以穿，樂就是人民風俗很開心歡樂，安就是人民住房很舒適平安。這「甘、美、樂、安」是富裕樂善主義的成果，貧窮禁欲主義，根本就無法形成這種富裕的社會狀況。可見聖師老子對文明世界中，有關全國人民「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」的高度富裕和質量要求，其實是非常高的，即使連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發達的富裕國家，也無法真正全面達到這個要求。外來宗教的外道常會在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，暗中扭曲老子聖學，讓老子聖學變得人見人怕。貧窮禁欲主義也是這些外道經常給老子聖學戴的窄帽子，如果你信了他們講的話，你就會被他們困在連歡樂開心都不行的貧困悲慘世界，如果你讀《老子道德經》，如果你學老子聖學，能讓自己變得更愛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能讓自己變得更有成就，能讓自己變得更富裕尊貴，能讓自己變得更歡樂開心，能讓自己家庭過得更平安幸福，就表示你讀對了。如果你讀了之後，變成貧窮禁欲的頑固份子，你就是被外道牽著鼻子，走到黑暗世界去了。

		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，我們對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，從來就不曾「萌發」絲毫「欲念」的「機心」！
第十九章 第十三句	若嬰兒 ²⁸ ，未咳 ²⁹ ；	就如同那「身心純真和諧」的「小嬰兒」，對那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，絲毫不起「欲念」的「喜樂心」，也「快樂不起來、笑不出來」；
第十九章 第十四句	纍 ³⁰ 呵！如 ³¹ 無所歸 ³² 。	我們不像「一般人」那樣，因為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，而到處「前呼後擁、意氣風發」，因此我們如同「被排斥隔絕呵！」這是因為我們「斷除」對任何「流俗價值」的「盲從盲隨」，使我們在「庸俗風潮」中，看起來好像是「不被接納」而「無可依歸」。
第十九章 第十五句	眾人皆 ³³ 有餘 ³⁴ ，	「一般人」對於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的「念頭」，個個都是「充足盈餘」，所以「滿腦子」都不缺乏「吃喝玩樂」的點子。
第十九章 第十六句	我獨遺 ³⁵ ；	我們唯獨對於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的「吃喝玩樂」，是徹底而完全地「遠離拋棄」而

²⁵我：我們也。指我們這些不盲從盲隨的人。

²⁶泊焉：淡薄於此也，指淡薄於吃喝玩樂也。泊：淡也，淡薄也，泊與薄同。《字彙》：「泊與薄同。」《莊子·胠篋》：「魯酒薄而邯鄲圍。」葉按：「魯酒薄，魯酒淡也。」焉：於是也，於此也。《經傳釋詞·二》：「焉，禮記記曰：及享，發氣焉盈容。言於是盈容也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焉，猶於是也。戰國策西周策：君何患焉。史記周本紀作：君何患於是。」

²⁷未兆：沒有顯現也，沒有萌發也，沒有萌發而沒有顯現也。引申為沒有萌發對吃喝玩樂的機心。兆：現也。《國語·晉語三》：「其魄兆於民。」注：「兆，見也。」葉按：「見，與現通。」現，發也，萌發也。《左氏·昭元》：「發為五色。」注：「發，見也。」

²⁸嬰兒：乳子也；男乳子曰兒，女乳子曰嬰。《釋名·釋長幼》：「人始生曰嬰兒。」《玉篇》：「男曰兒，女曰嬰。」

²⁹未咳：嬰兒未笑也；引申為純真如嬰兒，不懂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的歡笑。咳：小兒笑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咳，小兒笑也。」

³⁰纍：被排斥隔絕貌也。表示因為不願融入於一般人的揮霍放縱，所以看起來像是被排斥隔絕而失意的樣子，但事實卻是自己不想加入那種揮霍放縱的生活。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纍，拘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拘，隔也。」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纍纍若喪家之狗。」注：「纍纍然不得志之貌也。」葉按：「纍纍處處阻隔也，言狗為主人所驅逐隔絕，而流浪在外，處處受阻，故曰喪家之狗。」

³¹如：若也，像也，似也。

³²無所歸：沒有可以歸依的地方也。是指因為不同於流俗，故處處受到阻隔，好像無處可以歸依。無所，無可也。所，可也。

³³皆：都也。

³⁴有餘：多餘也。充足盈餘也。這裡是指對吃喝玩樂的點子很多。有：多也，足也。《詩·小雅·魚麗》：「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」集傳：「有，猶多也。」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爰眾爰有。」箋：「有，財足也。」餘：多也，多餘也。《荀子·國富》：「不求其餘。」注：「餘，謂過度。」《呂氏春秋·辯士》：「無使有餘。」注：「餘，猶多也。」

³⁵獨遺：唯獨因為遠離拋棄而欠缺也。獨：但也，與人異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獨，但也。」《莊

		完全「欠缺」；
第十九章 第十七句	我愚人之心 ³⁶ 也，蠢蠢 ³⁷ 呵！	我們所擁有的，是那「不知者」的「自明之愚」的「心量」；我們對於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的「吃喝玩樂」，完全「沒有智慧」，因而在人群中顯得「又蠢笨、又落伍」，什麼都不懂啊！
第十九章 第十八句	鬻人 ³⁸ 昭昭 ³⁹ ，	那「幼稚而愛銜愛賣弄的人」，對於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的「吃喝玩樂」，個個都顯得「精明機靈、神采飛揚」，
第十九章 第十九句	我獨 ⁴⁰ 若昏 ⁴² 呵！	我們唯獨對於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的「吃喝玩樂」，全都「低頭不看」而顯得「昏昧、

子·人間世》：「其行獨也。」釋文：「與人異也。」遺：欠缺也，離也，棄也。「遺」與「餘」相對，餘表示充足，遺表示欠缺。這裡是指自己因為離棄吃喝玩樂而欠缺吃喝玩樂的點子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遺，缺漏也。離也，棄也。」《史記·汲黯傳》：「補過拾遺。」葉按：「遺，缺漏也。」《史記·魯仲連·鄒陽傳》：「遺公子糾。」索隱：「遺，棄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遺，離也。」³⁶愚人之心：「不知者」的「無知之愚」的心量也。心量：心的器量也。「愚人之心」的反面就是「智者之心」。《老子道德經》中的「愚」字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，如本句「愚人之心」的「愚人」是指「不知者」，表示不把「知」當成真理的人。由於「不知者」表面上，給一般人看到是笨笨的；所以老子才會用「愚」字來表示。這個「愚人」，並不是自我調侃，而是根據「無知」的知識論，所發展出來的「名言不實、知識有限；人不具智慧，沒有聖智」，因此世人全體皆為「不知者」的概念。至於第三十九章：「前識者；道之華也，而愚之首也。」的「愚」字，則是指「愚昧、暗昧」這是一種負面用語，是針對「有知者」的意識形態的批評。由此可見「不知者」是「愚」，「有知者」也是「愚」。「不知者」的「愚」意味著，明白自己本來就是「不知(無知)」，所以是「自明之愚(不知之愚、無知之愚)」；至於「有知者」的「愚」，則是意味著，「有知者」根本不知道，自己和世人本來就「不知(無知)」，還妄以為自己是「有知」，甚至誤以為世上還有「大智者」，這是「暗昧之愚(有知之愚)」。「自明之愚(不知之愚、無知之愚)」是好的，「暗昧之愚(有知之愚)」則是不好的；《老子道德經》中這兩種愚的差別，如果讀懂了，也弄清楚了，不但不會對老子神學有「愚民思想(把老百姓變成白癡、傻子的思想。)」和「反智主義(反對啟蒙)」的指責，反而能夠從那些看不懂《老子道德經》的古文，卻自以為最懂，而來指責老子思想是「愚民思想(把老百姓變成白癡、傻子的思想。)」和「反智主義(反對啟蒙的主張)」的人那裡，找到「有知者」的「暗昧之愚(有知之愚)」的最好的例子。愚：愖也，不智見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愚，愖也。」《素問·解精論微》：「請問有曩愚朴漏之問。」注：「愚，不智見也。」³⁷蠢蠢：愚也，和「自明之愚(不知之愚、無知之愚)」義同，所以是「自明之蠢(不知之蠢、無知之蠢)」，但這裡是講別人看我們不盲從流俗的「自明之蠢(不知之蠢、無知之蠢)」，仍然是「又蠢笨、又落伍」。蠢：蠢與蠢同，愚也。《左氏昭·二十四》：「今王室實蠢蠢焉。」校勘記：「惠棟云，說文引作蠢蠢。」《淮南子·汜論》：「愚夫蠢婦。」注：「蠢亦愚，無知之貌也。」³⁸鬻人：幼稚者、自銜自賣者也，幼稚而愛銜愛賣弄的人也，「鬻人」也是眾人的一部份人。「鬻人」有校為「俗人」或「眾人」這是錯誤的。鬻，稚也，自銜賣也。《集韻》：「鬻，釋也。」《詩·邶風·鴟鴞》：「鬻子之閔斯。」〔傳〕：「鬻，稚也。」《後漢書·鄧暉傳》：「昔伊尹自鬻輔商。」注：「自銜賣也。」³⁹昭昭：曉也，明也，引申為「精明機靈、神采飛揚」也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「蟄蟲昭蘇。」注：「昭，曉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昭，日明也。」⁴⁰獨：但也，與人異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獨，但也。」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其行獨也。」釋文：「與人異也。」⁴¹若：垂也。垂頭也。引申為低頭無視於揮霍放縱，看起來卻像是垂頭喪氣一般。這個若字不作「如、似」而作「垂」。「若昏」應視為一個詞，而與「昭昭」對稱，意思是「垂頭而昏沉」。《集

		愚昧」啊！
第十九章 第二十句	鬻人察察 ⁴³ ，	那「幼稚而愛銜愛賣弄的人」，對於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的「吃喝玩樂」，個個都顯得「經驗老到、無所不知」，
第十九章 第二一句	我獨憫憫 ⁴⁴ 呵！	我們唯獨對那「幼稚而愛銜愛賣弄的人」，被那「揮霍無度、放縱玩樂」的「吃喝玩樂」的「庸俗風潮」，牽著四處漂蕩，而「迷失自我」，反而對他們深感「憫憫體恤」啊！
第十九章 錯簡一	○忽呵！其若海；	○(本節○為錯簡，移至第十五章)
第十九章 錯簡二	○噫呵！若無所止；	○
第十九章 第二二句	眾人皆 ⁴⁵ 有以 ⁴⁶ ，	「一般人」對自己之所以「盲從盲隨」那「流俗價值」，全都能找到可以為自己「辯解」的各種「原因和理由」，
第十九章 第二三句	我獨管以鄙 ⁴⁷ 。	我們唯獨對那些「流俗價值」的「見識」，顯得像「堵塞的小管孔」一樣，「既狹窄又不通」；所以我們完全找不到，為什麼要「盲

韻：「若，一曰若若，綬垂貌。」葉按：「綬垂貌，綬帶下垂的樣子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若，艸乾也。」若是指草乾了，草乾了之後，就會彎折如垂頭，所以若有垂的意思。《列子·力命》：「今昏昏昧昧，紛紛若若，隨所為，隨所不為，日去日來，孰能知其故？皆命也。」句中「昏昏昧昧，紛紛若若」同樣出現「昏」和「若」兩字，可以證明此「若」字不能譯為「如、似」。其中「紛紛若若」的「若若」有說是「盛多貌」，其實不對，因為紛與昏通，「紛紛若若」就是「昏昏垂垂」，在「昏昏昧昧，昏昏垂垂」的情況下，才會「隨所為，隨所不為，日去日來。」也才是「命運」。這裡仍要補充一下，《列子·力命》講的命，用命定論來解答生命的科學問題，不值得學習，要探討生命仍應以科學為依據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紛，段借為昏。」

⁴²昏：暗也，昧也，和「自明之愚(不知之愚、無知之愚)」義同，所以是「自明之昏(不知之昏、無知之昏)」。但這裡是講別人看我們不盲從流俗的「自明之昏(不知之昏、無知之昏)」，仍然是「又昏昧、又愚昧」。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「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」《集注》：「昏昏，闇也。」

⁴³察察：知也，監察也，引申為對於揮霍放縱，經驗老到、無所不知。《禮記·喪服四制》：「皆可得而察焉。」註：「察，猶知也。」《廣韻》：「察，監察也。」

⁴⁴憫憫：憂恤也。表示為那些揮霍放縱的人感到可憐，而憫憫體恤他們也。《集韻》：「憫，憂恤也。」

⁴⁵皆：都也。

⁴⁶有以：有由也，有理由也。這裡是說揮霍放縱的人，都能找到自己的正當理由，來為自己的行為作辯護。以，由也，緣由也，理由也。《經傳釋詞·一》：「以，猶由也。」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「宋人執而問其以。」葉按：「問其以，問其由也。」

⁴⁷管以鄙：既狹窄又不通也。是說我們對揮霍放縱的見識，顯得像堵塞的小管孔一樣，既狹窄又不通。管：圓柱形而中空者，皆曰管。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用管窺天。」表示見識淺陋。而，又也。「管以鄙」即「管又鄙」也，意思是見識像管孔一狹窄，又堵塞不通。鄙，小也，不通也。《呂氏春秋·尊師》：「魯之鄙家也。」註：「鄙，小。」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：「或仁或鄙。」註：「師古曰：鄙，謂不通也。」

		從盲隨」那「流俗價值」，而整天「遊手好閒、吃喝玩樂」的「原因和理由」。
第十九章 第二四句	吾欲 ⁴⁸ 獨異於人 ⁴⁹ ，	我們「生命」的「吃喝需求」，唯獨與一般人的「低層次欲求」不同；我們所「需求」的，乃是獲得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生命」的「永恆高等價值」，
第十九章 第二五句	而貴 ⁵⁰ 食母 ⁵¹ 。	因此，我們唯獨只「看重」吃喝那「道、泛生神」餵養我們，並讓我們「永不飢渴」的「生命乳源」。

⁴⁸吾欲：我的需求也。這裡指我的吃喝需求，所以才會講到「食母」。本句「吾欲」不能譯為「我要」，因為前面講別人的「欲」，都是在揮霍放縱，所以這裡就講我的「欲」和別人不一樣，我的「欲」是要「食母」；所以本句「吾欲」是指「我的欲，我的需求」，不是指「我要」。欲：愛也，需求也。《增韻》：「欲，愛也。」

⁴⁹異於人：不同於別人。異：殊也，不同也。《正字通》：「異，殊也。」人：這裡指別人，即眾人。

⁵⁰貴：重也，看重也。《國語·晉語七》：「貴貨易土。」注：「貴，重也。」

⁵¹食母：吃喝那「道、泛生神」餵養我們，並讓我們「永不飢渴」的「生命乳源」也。食：用餐也，吃喝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食，用餐也。」母：母體也，這裡是指「道、泛生神」養育呵護一切名物的生命乳源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母，牧也。像懷子形，一曰象乳子形。」《廣韻》：「母，其中有兩點，象人乳形。」